

32658

:8



史記鈔卷之三十一

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列將傳以兵法為案將畧可覽睹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眾。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為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



立表下漏以  
知刻數也

兵畧蓋借此以  
一三軍之氣使  
之赴枹鼓共約  
束耳

援作操謂鼓  
挺也

此與孫子斬寵  
姬之意同應德  
斬賈之事漢以  
後不可行矣

問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  
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  
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  
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  
賈素驕。賈以為將已之軍。而以爲監。不甚急。親戚  
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  
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賈莊方至。  
穰苴曰。何後期爲。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  
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

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  
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  
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  
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  
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  
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  
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  
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  
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駟。馬之左驂。以



將必有此一着  
然後能訓軍旅  
法行固須施之  
以思文潔

狗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  
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  
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  
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爲之赴戰晉師聞之爲罷  
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亾封  
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  
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  
寢既見穰苴尊爲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  
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

苴苴發疾而歿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其  
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至常曾孫  
和因自立爲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  
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  
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  
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褻矣若夫穰苴區區  
爲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世旣多  
司馬兵法以故不論著穰苴之列傳焉

少褻言溢美也  
用脩



史記鈔卷之三十七  
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劍與道同符內可以治  
身。外可以應變。君子比德焉。作孫子吳起列傳第  
五。

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  
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  
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  
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  
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



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鈇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爲將，

將所以一三軍  
之氣與心

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既死，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鄆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



三駟之說可以  
逐射而不可以  
治軍旅藉老泉  
引之以論將略  
非也文格

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為惠王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已，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為奇，竊載與之。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

捲即奉也，攖義當作擊

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鬪者，不搏撻。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



全在此一着

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

咸竈固奇。斫樹白書益奇。期舉火更復奇。模寫處極工。至讀未畢。遂成豎子之名。情境躍如可。驚可嘆。文潔。

此並是將略中所謂藏于九天之上。動于九地之下。蓋不必矢石之鬪而勝者。應德。

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亾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此傳本諸家之言而成文故首尾無呼應處

借惡者語叙起事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爲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爲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爲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謫已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歿。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

後曰：起廉平曰。廉節安得云貪。殺妻辭尚主。歸子又載起以組。織出妻事安得。好色然克言要。不誣。蓋有深見。自得。文繁。

拊循者將之先。與穰苴同。尤卒疽非難。於此。姬文字要。具此。湊合。趣乃。長。文繁。

善寫起所以得士之心。九寧。

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非然也。往年吳



李克謂其貪而好色而此言其廉平又云節廉豈其性本貪而因欲立功名故自矯勉即用均

本在德不在財

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歿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歿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為西河守以拒秦韓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

得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武侯曰善即封吳起為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歿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子三者出皆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



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曰。田文既歿。公叔爲相。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奈何。其僕曰。吳起爲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彊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即曰。奈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

與前貪而好色反

起之入楚多戰  
功太史公爲虛  
語以序次之而  
不及其治兵合  
戰之略惜哉

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鬪之士。要在彊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却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彊。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歿。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



尹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刑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亾其軀。悲夫。

史記鈔卷之三十八

維建遇讒。爰及子胥。尚既匡父。伍負奔吳。作伍子胥列傳第六。

伍胥傳凡二千言而串如匹練

倒序世系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負。負父曰伍奢。負兄曰伍尚。

其先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有顯。故其後世有

名於楚。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為太傅。費

無忌為少傅。無忌不忠於太子建。平王使無忌為

太子取婦於秦。秦女好。無忌馳歸報平王曰。秦女

伍胥遭多難而傳宛曲悉指如生存可令人悲咽流涕矣吳楚事頭緒極多收拾具見筆力第中間有非子胥身為者三國世家具載此似可畧文索



自古太子監兵於外而其禍所由成者衆矣

絕美王可自取而更為太子取婦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絕愛幸之生子軫更為太子取婦無忌既以秦女自媚於平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旦平王卒而太子立殺已乃因讒太子建建母蔡女也無寵於平王平王稍益疏建使建守城父備邊兵頃之無忌又日夜言太子短於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也自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為亂矣平王乃召其太傅伍奢考問之伍奢知無忌讒太子於平王因曰王

奮揚城父司馬三姓名也

尚之就死正也  
晉之逃生權也  
雖然晉豈真知  
權哉晉而知權  
則必假力強國  
問罪於楚遂不  
當立者取讒臣  
無忌戮之于市  
退而耕焉可也  
不知出此而引  
兵入郢其為辱

獨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無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禽於是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行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子急去不然將誅太子建亾奔宋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為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不然且為楚患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尚為人仁呼必來負為人剛戾忍詢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并禽其勢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



有不忍言者仇  
一人而戕一國  
此包胥所謂以  
甚也胥豈真知  
權哉雖然為尚  
也易為胥也難  
國賢

伍奢特以剛戾  
忍詢料胥非期  
胥之必報也

太子之奔晉而  
歸以謀鄭可謂  
寡謀而胥之與  
俱不能無罪

此一節描寫極  
工

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負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為質。詐召二子。二子到。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讎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俱滅無為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恥。終為天下笑耳。謂負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讎。我將歸。死尚既就。執使者捕伍胥。伍胥貫弓執矢。嚮使者。使者不敢進。伍胥遂亡。聞太子建之在宋。往從之。奢聞子胥

為後胥破楚案

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楚并殺奢與尚也。伍胥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鄭人甚善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善鄭。鄭信太子。太子能為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太子乃還鄭。事未會。會自私欲殺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能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



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邪？不受。伍胥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至於吳，吳王僚方用事。公子光爲將，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久之，楚平王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邑卑梁氏俱蠶，兩女子爭桑相攻，乃大怒。至於兩國舉兵相伐，吳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鍾離居巢而歸。伍子胥說吳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

楚固爲仇，吳王僚何罪，乃逢公子光之惡，以成內難，可謂忠于吳乎？克之，伍員進專諸于公子光，徒欲遂已報父之仇，而反成人殺父之志，其于吳爲罪之魁也。克之不厭其複而詳更倍烟波，沙于胥入吳且久，不事王僚而退耕于野，以僚不足與也，然方光之未弒僚也，何

彼伍胥父兄爲戮於楚，而勸王伐楚者，欲以自報其讎耳。伐楚未可破也。伍胥知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退而與太子建之子勝耕於野。五年而楚平王卒，初平王所奪太子建秦女生子軫，及平王卒，軫竟立爲後，是爲昭王。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往襲楚。楚發兵絕吳兵之後，不得歸。吳國內空，而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爲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以爲行人，而與謀



不引身為光畫  
臣而特進專諸  
蓋其國方內亂  
事未可知也

非孫武無此言

聯其仇而後攻  
之則彼力分而  
屈

國事楚誅其大臣郤宛伯州犁伯州犁之孫伯嚭  
嚭對伍胥  
亾奔吳吳亦以嚭為大夫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將  
暫信前一  
兵伐楚者道絕不得歸後聞闔廬弑王僚自立遂  
以其兵降楚楚封之于舒闔廬立三年乃與師與  
伍胥伯嚭伐楚拔舒遂禽故吳反二將軍因欲至  
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乃歸四年吳伐  
楚取六與潛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  
囊瓦將兵伐吳吳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  
取楚之居巢九年吳王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子

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  
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闔  
廬聽之悉與師與唐蔡伐楚與楚夾漢水而陳吳  
王之弟夫概將兵請從王不聽遂以其屬五千人  
擊楚將子常子常敗走奔鄭於是吳乘勝而前五  
戰遂至郢巳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昭王  
出亾入雲夢盜擊王王走鄖鄖公第懷曰平王殺  
我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鄖公恐其弟殺王與王  
奔隨吳兵圍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

楚亦殘矣



子胥之所當沈者無忌也按楚既為殺無忌而滅其家昭王又使人謝先王之過而勉之婦則子胥亦可已矣而至鞭平王尸其已甚哉季然

即申包胥責伍員數語可謂一生斷案克之

即子胥亦自謂倒行逆施之

盡滅之。隨人欲殺王。王子綦匿王。已自為王。以當之。隨人卜與王於吳。不吉。乃謝吳。不與王。始伍員與申包胥為交。負之亾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亾於山中。使人為子胥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吾聞之。人眾者勝天。天定亦能破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僂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為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塗

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月。敗吳兵於稷。會吳王。久留楚。求昭王。而闔廬弟夫概乃亾歸。自立為王。闔廬聞之。乃釋楚而歸。擊其弟夫概。夫概敗。走。遂奔楚楚。昭王見吳有內亂。乃復入郢。封夫概於堂谿。谿為堂谿氏。楚復與吳戰。敗吳。吳王乃歸。後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取番。楚懼。

子胥之入吳也。以報父仇。一番事業。已了。故特著一總案。



太史公每附見時事之大者

吳復大來乃去郢徙於都當是時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其後四年孔子相魯後五年伐越越王勾踐迎擊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軍郤闔廬病創將歿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勾踐殺爾父乎夫差對曰不敢忘是夕闔廬歿夫差既立爲王以伯嚭爲太宰習戰射二年後伐越敗越於夫湫越王勾踐乃以餘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之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爲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爲

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而吳王聞齊景公歿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伍子胥諫曰勾踐食不重味弔歿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歿必爲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遂滅鄒魯之君以歸益疏子胥之謀其後四年吳王將北伐齊越王勾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衆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

爲後太宰嚭案



出謀臣于外太宰以計疏遠之而陰欲以罪誅之也君燕獨恨胥有此一着以之賈讒而禍其身知吳之亡而屬其子于齊不得謂致身堯之

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爲言於吳王吳王信用嚮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辭詐僞而貪齊破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且盤庚之誥曰有顛越不恭剝殄滅之俾無遺育無使易種于茲邑此商之所以興願王釋齊而先越若不然後將悔之無及而吳王不聽使子胥于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吳俱亡無益也乃屬其子於齊鮑牧而還報吳吳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

爲人剛暴少恩猜賊其怨望恐爲深禍也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爲不可王卒伐之而大有功子胥恥其計謀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懷彊諫沮毀用事徒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謝佯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嚭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齊之鮑氏夫爲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爲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

賊臣乘間以說賢者文恪



子胥忿恚如是則其當時處君臣上下之間必多不當于道矣此說之所由興也

伍員既暴戾于平王亦應被以慘禍 克之

以下並次吳所以中伯嚭之奸而止以為子胥結案

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伍子胥屬鏹之劍曰子以此歿伍子胥仰天嘆曰嗟乎讒臣嚭為亂矣王乃反誅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歿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吳國予我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若聽諛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為器而抉吾眼縣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歿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為立祠於江上因命曰

太史公專用長句法叙事又以太子建之子勝遺事了前案

胥山吳王既誅伍子胥遂伐齊齊鮑氏殺其君悼公而立陽生吳王欲討其賊不勝而去其後二年吳王召魯衛之君會之橐臯其明年因北大會諸侯於黃池以令周室越王勾踐襲殺吳太子破吳兵吳王聞之乃歸使使厚幣與越平後九年越王勾踐遂滅吳殺王夫差而誅太宰嚭以不忠於其君而外受重賂與已比周也伍子胥初所與俱亡故楚太子建之子勝者在於吳吳王夫差之時楚惠王欲召勝歸楚葉公諫曰勝好勇而陰求歿士



白公爲父報仇  
石乞爲主盡忠  
其子子胥皆類  
例也太史公附  
此一段正以例  
見子胥之長耳  
季默

殆有意乎。惠王不聽，遂召勝，使居楚之邊邑鄢。號  
爲白公。白公歸楚三年，而吳誅子胥。白公勝既歸  
楚，怨鄭之殺其父，乃陰養死士，求報鄭。歸楚五年，  
請伐鄭。楚令尹子西許之，兵未發而晉伐鄭。鄭請  
救於楚，楚使子西往救，與盟而還。白公勝怒曰：非  
鄭之仇，乃子西也。勝自礪劍，人問曰：何以爲勝？曰：  
欲以殺子西。子西聞之，笑曰：勝如卵耳，何能爲也。  
其後四歲，白公勝與石乞襲殺楚令尹子西。司馬  
子綦於朝，石乞曰：不殺王不可，乃劫之。王如高府。

古之死士風旨  
若此

石乞從者屈固，負楚惠王亾走昭夫人之宮。葉公  
聞白公爲亂，率其國人攻白公。白公之徒敗，亾走  
山中，自殺。而虜石乞，而問白公尸處，不言。將烹石  
乞，曰：事成爲卿，不成而烹，固其職也。終不肯告其  
尸處，遂烹石乞，而求惠王復立之。

太史公蓋以自  
見允寧

哀感悲壯氣勁  
還不可當文潔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  
於臣下，況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  
蟻，棄小義，雪大恥，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  
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

人稱子胥忠于  
吳，此獨稱其隱



忍以就功名真  
知己之言 瑞先  
子青以忍成功  
白公不忍故敗  
以棟

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為君者。其  
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

伍員俠客之雄也。重在神志。范蠡謀客之雄也。  
重在全身。自勇勝智。孟智勝勇。元美  
傳子胥。不忘郢地。故一傳中。叙夫差。復父讎也。  
雖伯嚭亦復祖讎也。中包胥。復君讎也。越王。復  
已讎也。白公。復父讎也。此叙事之微也。季點

史記鈔附卷之三十八

孔氏述文。弟子興業。咸為師傅。崇仁厲義。作仲尼  
弟子列傳第七。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  
毀者或損其真。鈞之未睹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  
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  
弟子問。并次為篇。疑者闕焉。



史記鈔卷之三十九

鞅去衛適秦能明其術彊霸孝公後世遵其法作  
商君列傳第八。

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

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為中

官名也

庶子。公叔座知其賢。未及進。會座病。魏惠王親往

問病。曰。公叔病有不可諱。將柰社稷何。公叔曰。

座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

聽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



薦相常也言殺  
增薦相味告鞅  
又增言殺味不  
去又增告鞅味  
節生奇不具  
不足奇支潔

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座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爲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sup>奇</sup>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旣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公叔旣歿。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迺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旣見衛鞅。語事

四節漸入叙甚  
有致支潔

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復見。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鄰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

鞅首以帝王二  
道說孝公乃嘗  
其意實欲行其  
伯論也



君臣合謀如此

叙商鞅變法始末如畫

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教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

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知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

以上語十餘行  
與趙武靈王變  
胡服語同。克之



叙得緊潔應德

收司謂相糾發也

有二男不別為活者一人出兩課

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  
易禮而亾。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  
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  
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  
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  
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鬪者。  
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  
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宗室非  
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

傳云軍容不入國此軍容也秦人安得不怨

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  
雖富無所紛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  
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  
予十金。民恠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  
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  
民。朞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  
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  
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  
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



言令便者即  
上言不便之  
人

大良造秦之  
第十六爵名  
也

既云作為又云  
築恐有惜字  
用均

前言十年摠商  
君始末也後言  
五年以行法之  
日為始也 允寧

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  
鬪。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  
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  
莫敢議令。於是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  
之。居三年。作為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  
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而集小都  
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陌。封  
疆。而賦稅平。平斗桶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  
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於孝公。

諸侯畢賀。其明年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  
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  
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  
嶺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  
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  
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  
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  
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為然。使衛鞅將而伐魏。  
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將公

後都大梁案



此十年即前十  
年也 名寧

子印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  
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  
公子印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  
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  
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  
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衛鞅既破魏。還秦。封  
之於商十五邑。號為商君。商君相秦十年。宗室眷  
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

此數問答處却  
然有波瀾亦多  
峭有致殆勝後  
正論文案

趙良說商君皆  
正言 文恪

孟蘭臯人名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  
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  
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  
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  
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  
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虞舜  
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為問  
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  
今我更制其教。而為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



排語却古峭

文明白有條理  
第微傷淺文潔

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殺大夫賢。趙良曰。  
佳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  
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亾。君若不非  
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  
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  
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  
辭焉。趙良曰。夫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  
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  
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

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  
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  
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欵關請見。五殺大夫  
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于國中。不從車  
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于後世。五殺  
大夫歿。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  
此五殺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  
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  
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

此下一切應商  
君本傳一一反  
五殺大夫



峻刑數事明與  
五殺大夫相反  
應德

出盛車從明與  
五殺大夫行于  
國中相反應德

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効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黜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持矛而操闕戟者。有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

力者亾。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亾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亾。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曰。嗟乎。為法

摹寫商法有此  
一着從工

趙良先見如此



如知賊王所在  
單騎擒之瑞先

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彊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一句斷盡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敗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

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率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衛鞅非說以帝王之道。蓋先以迂濶久遠之事。使秦王之心。厭以益堅其用。霸之志。見霸之速效耳。用均。



史記鈔卷之四十

天下患衡秦母屢而蘇子能存諸侯約從以抑貪

彊作蘇秦列傳第九

蘇秦之說六國大畧各國其情以為長短之說說韓魏韓魏者秦之近國也則恐以割地說燕趙燕趙於秦稍遠矣所患者韓魏折而入秦則燕趙隨之於是恐以韓魏之不支說齊楚齊楚於秦為兩大之國也齊又最遠當無恐於秦則以從秦辱之此秦所師事於鬼谷先生者之略而六國者既以入於秦之揣摩則不能不舉國以從也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出游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



又按六國互出師制秦之謀特兵家形聲之說而非其至者也同室三指則異心矣况連六國之衆而又南北相亘數千里望其腹背相顧也得乎或曰然則秦人何以十五年不敢東窺函谷愚曰由燕秦激張儀西入秦而從中制之也

說燕只是唇亡齒寒之喻但詞氣激昂竦動人聽耳用脩

乘迫為合攻階為離其蘓季子之揣摩乎聽衡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張氏之解從六國自解也元美

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為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蘇秦聞之而慙。自傷。乃閉室不出。出其書徧觀之。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為。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求說周顯王。顯王左右素習知蘇秦。皆少之。弗信。乃西至秦。秦孝公卒。說惠王曰。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衆。兵法之教。可

輕也

說秦不用

說燕

以吞天下。稱帝而治。秦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蜚。文理未明。不可以并兼。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為相。號奉陽君。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噶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雁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



燕以趙為捍故  
先合燕於趙以  
為從之始  
燕所畏者趙故  
親趙以擯秦

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為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渡噶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

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迫彊趙，南近齊，齊趙彊國也，子必欲合從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歿，即因說趙肅侯曰：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如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



連下五民安不  
安字不獸是古  
文 文累

愚慮竊爲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  
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  
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  
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  
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  
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  
陽而已矣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  
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  
使致湯沐之奉而賈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

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賈戚  
湯武之所以放弑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  
臣之所以爲君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  
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  
陽宜陽效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  
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  
危劫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據衛取淇卷則齊必  
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  
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

此言韓折于秦  
則禍入趙

此言魏折于秦  
則禍入趙



趙所患者韓魏  
不支而入秦故  
親韓魏以擯秦

臣之所以爲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爲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

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爲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彊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形於胸中矣。豈揜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諸策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爲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



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後有長姣美人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愒諸侯以求割地故願大王孰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刳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

秦胸中計畫天下如博塞布子置路歷在前亦奇矣丙仲

佐之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城臯魏塞其道趙涉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



此着是蘊秦後門

三種俱弩名

八種俱實劍  
名  
幕一作盾以  
鉄為臂脰之  
衣言其鈎皆  
能斬之  
吸亦盾之屬  
萬謂繫楯之  
絲綬也

六國惟韓逼近  
秦患說之難為  
力也

韓所患者割地

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  
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飾車百  
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是時  
周天子致文武之胙於秦惠王秦惠王使犀首攻  
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  
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于秦於是說韓宣惠  
王曰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  
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  
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少府時力

距來者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  
暇止遠者括蔽洞胷近者鏑弇心韓卒之劔戟皆  
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膊鄧師宛馮龍淵太阿皆  
陸斷牛馬水截鵠雁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革抉吸  
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躐勁弩帶利劍  
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  
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大於  
此者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  
陽成臯今茲效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



給之。不與。則弃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爲大王羞之。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之教。敬奉社稷以從。又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鄆。昆陽。召陵。

數即數畧之  
數無所芻牧  
見人居稠也

舞陽。新都。新鄴。東有淮。潁。煮棗。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鞦韆殷殷。若有三衆之軍。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怵王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魏。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爲大王恥之。臣聞越王勾踐戰敝。



魏所患者亦  
割地

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効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內助其主。

合從惟韓魏稍  
不為利益二國  
近秦不事之則  
受兵最速故燕  
秦于二國但以  
割地為不利稱  
臣為耻蓋亦詞  
窮

此効猶呈見  
也

五家即五國  
也鋒矢喻往  
疾也

以求割地。願大王孰察之。周書曰。縣縣不絕。蔓蔓奈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壹意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勃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

說齊



詩譜曰齊風翻  
翩有俠氣信然

蹋鞠兵勢也  
皆因嬉戲而  
講練之知有  
材也  
筑似琴而大  
頭圓五弦擊  
之不鼓

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  
河涉勃海也。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  
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  
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  
竽鼓瑟。彈琴擊筑。鬪雞走狗。六博蹋鞠者。臨菑之  
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  
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疆。天  
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為大王羞之。且  
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境壤界也。兵

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  
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  
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  
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  
晉之道。徑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  
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  
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  
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  
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

齊無患於秦故  
特以事秦辱之



秦之名而有疆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今足下以趙王說楚詔詔之敬，以國從，乃西南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疆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郇、陽，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疆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

楚與秦為兩大  
故以抗秦激怒  
之

莫如楚。楚疆則秦弱，秦疆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蚤孰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聽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克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廐。故從合則楚王，衡成



篇中三言秦楚  
不兩立之勢而  
利害亦明切  
文繁

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爲大  
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  
下之仇讎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  
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  
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  
外挾彊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  
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  
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  
焉。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

心如搖旌。此改  
作懸旌。而補搖  
搖二字。雖不如  
詩之簡淡。而義  
竟明暢。用均

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  
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  
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  
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  
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  
搖然。如縣旌。而無所終薄。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  
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  
并力焉。蘇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  
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擬於王



者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蘇秦之昆弟應前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蘇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眾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補之燕貸百錢為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

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為武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秦兵不敢闕函谷關十五年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欲敗從約齊魏伐趙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結案皆解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是歲文侯卒太子立是為燕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易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

自物說燕至此  
三年



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爲天下笑。先生能爲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慙。曰。請爲王取之。蘇秦見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蘇秦曰。臣聞飢人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爲其愈克腹而與飢歟。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即秦王之少壻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彊秦爲仇。今使弱燕爲雁行。而彊秦敝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愀然變色曰。然則奈何。蘇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

方說六國攬秦  
矣此即以秦休  
齊其反覆不旋  
踵如此用均

者。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大王誠能聽臣計。即歸燕之十城。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已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弃仇讎而得石交者也。夫燕秦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虛辭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於是乃歸燕之十城。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將作亂。蘇秦恐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也。蘇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於廟。而禮之於廷。今臣



氣甚遠轉下甚  
陡 文繁

爲王卻齊之兵。而攻得十城。宜以益親。今來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爲也。進取者。所以爲人也。且臣之說齊王。曾非欺之也。臣弃老母於東周。固去自爲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蘇秦曰。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義不爲孤竹君之嗣。不肯爲武王臣。不受封

侯。而餓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卻齊之疆兵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蘇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爲吏。而其妻私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



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乎詳僵也詳僵而弃酒。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於笞。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夫臣之過。不幸而類是乎。燕王曰。先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易王母文侯夫人也。與蘇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蘇秦恐誅。乃說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必重。燕王曰。唯先生之所為。於是蘇秦詳為得罪於燕。而亾走齊。齊宣王以為客卿。齊宣王卒。湣王即位。說湣王厚葬以明孝。

此時雖不即死。然死創故云殊。

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敝齊而為燕。燕易王卒。燕噲立為王。其後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不歿。殊而走。齊王使人求賊。不得。蘇秦且歿。乃謂齊王曰。臣即歿。車裂臣以徇於市。曰。蘇秦為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於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燕應上聞之。曰。甚矣齊之為蘇生報仇也。蘇秦既歿。其事大泄。齊後聞之。乃恨怒燕。燕甚恐。蘇秦之弟曰代。代弟蘇厲。見兄遂。亦皆學。及蘇秦歿。代乃求見燕。



王欲襲故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大王義甚高。鄙人不敏。釋鉏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見者。絀於所聞於東周。臣竊負其志。及至燕廷。觀王之羣臣下吏。王天下之明王也。燕王曰。子所謂明王者。何如也。對曰。臣聞明王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燕之仇讎也。楚魏者。燕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之。此則計過無以聞者。非忠臣也。王曰。夫齊者。固寡人之讎。所欲伐也。直患國敝力不足也。

子能以燕伐齊。則寡人舉國委子。對曰。凡天下戰國七。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韓魏。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長主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畜聚竭。西困秦三年。士卒罷敝。北與燕人戰。覆三軍。得二將。然而以其餘兵南面。舉五千乘之大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欲得其民力。竭惡足取乎。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矣。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爲固。長城鉅

轉王重一語尤  
精采用均

矣。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爲固。長城鉅



防足以爲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惡足以爲固。民力罷敝。雖有長城鉅防。惡足以爲塞。且異日濟西不師。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已役矣。封內敝矣。夫驕君必好利。而亾國之臣必貪於財。王誠能無羞寵子母弟以爲質。寶珠玉帛以事左右。彼將有德燕而輕亾宋。則齊可亾已。燕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燕乃使一子質於齊。而蘇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蘇厲。燕質子爲謝已。

遂委質爲齊臣。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侍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噲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燕立昭王。而蘇代蘇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蘇代過魏。魏爲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君。秦必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宋

秦王弟名



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秦必疑齊而不信蘇子矣。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伐齊之形成矣。於是出蘇代。代之宋。宋善待之。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萬乘助齊伐宋。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讎彊而國害。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也。齊加不信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加之。淮北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

取敗素染以  
為紫言敗雖  
無用而齊倍  
尚紫則售重  
傳智者舉事  
轉敗為功類  
此

里。加之以魯衛。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彊。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為福。轉敗為功。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越王勾踐棲於會稽。復殘彊吳而霸天下。此皆因禍為福。轉敗為功者也。今王若欲因禍為福。轉敗為功。則莫若挑霸齊而尊之。使使盟於周室。焚秦符。曰。其大上計。破秦。其次必長賓之。秦挾賓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為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



國爲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齊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不利而勢爲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爲質。則燕趙信秦。秦爲西帝。燕爲北帝。趙爲中帝。立三帝。以令於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反宋地歸楚。淮北燕趙之所利也。竝立三帝。燕趙之所願。

也。夫實得所利。尊得所願。燕趙弃齊如脫躡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侯贊齊。而王不從。是國伐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爲也。秦王聞若說。必若刺心。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苦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



蘇代說燕大畧  
祖兄以破六國  
之事秦人而其  
議論不逮秦遠  
矣

隼若今之鶴  
言我今伐楚  
必當捷獲也

畫繇言韓微  
民繇役為倫  
國騷動之意  
一作搖搖動  
也  
卷作席卷之  
卷封作封閉  
之封

代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湣王出走。久之。秦  
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亾。  
齊得宋而國亾。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  
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  
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  
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船  
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  
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  
矣。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是

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  
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  
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為然。故事  
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我  
下軹道。南陽封冀。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彊弩在  
前。鈇戈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  
外黃。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  
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欲攻安  
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為木人



此書曲盡秦之強詐反復用均

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為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亾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蘭石因以破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鄙阨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奔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鄙阨為楚罪兵困於林

舅穰侯魏冉也母太后也

收尾處原只隨口便住曾非着意頗覺漫弱

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陽馬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不為割困則使太后弟穰侯為和嬴則兼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鄙阨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



皆。歿。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也。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歿。名。顯。諸。侯。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其術長於權變而蘇秦被反間以歿。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

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固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國





